

齊東野語







齊東野語卷之十六

三高亭記改本

三高亭天下絕景也石湖老仙一記亦天下奇筆也余嘗見當時手藁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錦信前輩作文不憚於改如此因詳書於此與同志評之記云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鷗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者不並世而鷗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烝嘗以夸於四方若曰吾東家邱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於是歸老之士



136

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勝絕乃築堂於其上  
告遷於像而奠焉又屬石湖郡人張作郡人石湖范成大爲之辭噫傳曰不

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  
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尙論其所以去爲

世道計者可以想思過半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尸視而社稷莫

之能宴安流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某何足以述之然

獨管怪屈平既淵游以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隱士淮南小山猶爲作隱士

之賦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

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煙艇飄忽晦明意必往

來其間某何足以見之故效擬小山故事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

歌曰若有人兮扁舟憮張本憮字旁寫舟下有泛字亂五湖兮遠遊衆芳媚兮高邱

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波浪白吹澤蕩搖空明兮南北一色浪波藉

天兮南北一色鏡萬里蕩空碧兮鞭魚龍列星剡剡兮一下其孤篷渺

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君之游兮獵獵虹濼千丈兮可以橫綈錢戰爭

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艤棹仙之人兮壽無涯

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

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在下嗟人胡為兮天地四方樂莫

樂兮美無度兮張本四字旁寫吾之士膾脩鱸兮雪飛登菰蓴兮芼之水仙

濱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驅疾靈兮翻奔雲宛一息江之濱頽倒景兮揮碧

寥娛宴息兮江之臯棗蘋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為君酌又

歌曰若有一人兮北江之渚披雪而晞兮頽煙雨綠蔬兮莎棘歲

婉晚兮何以續君食餽五鼎兮腥腐羞三石泉兮終古鳥鳥飛兮擇君屋歸來故墟兮

蒼煙疎木權笠淨兮徑秋荷湧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

語牛宮泐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鄰曲山川良

是兮邱壠多稼石田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不見初艸何以

知後作之功張本作工觀前輩著述而探其用意改定思過半矣攻媿有



聖訓卷十六  
讀三高祠記詩曰三高之風天與高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之後  
無此作具區笠澤空寥寥幾從垂虹蕩雙槳寓目滄波獨怊悵筆  
端不倒三峽流欲遽招之恐長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袍磊落吞  
江湖瑰詞三章妙天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來誦詩凜生氣若有  
人兮在江水扁舟獨釣鱸魚茶竈筆牀歸甫里先生固是邱壑  
人只今方迫功與名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  
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理煙艇  
時范公方爲吏部郎也

昆命元龜辨證本末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  
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  
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  
董賢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

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張本有以字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會張本無會字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張本作制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張本作易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尙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



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  
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  
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  
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  
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展而定制  
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  
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  
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  
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  
本朝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  
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  
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  
詢于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

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攷也今思乃以董賢册文允執其中爲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卽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此事葉靖逸雖載之聞見錄略甚今因詳書本末云

### 詩道否泰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小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爲中丞承原本毛本無承字從張本補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原本毛本作合從張本改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縝

後遂易爲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擢置館閣焉寶慶間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事一聯爲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初劉詩云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今所改句以爲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爲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於是江湖以詩爲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之子宅之壻趙汝禰頗喜談詩引致黃簡黃中吳仲孚諸人泊趙崇酥進明堂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昌矣

賈島佛

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  
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爲  
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蓋  
酸鹹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著書  
立言正不必求合於一時後世有揚子雲將自知之

### 菊花新曲破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之冠宮中號  
爲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爲恨卽

張本卽作  
既而二字

稱疾告歸宦者陳源

以厚禮聘歸蓄於西湖之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屢不稱

旨提舉官關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奏曰此事非菊部頭不可上

遂令宣喚於是再入掖禁陳遂憾恨

張本作  
感恨

成疾有某士者頗知其

事演而爲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  
其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作也陳每聞歌輒淚下不勝情未幾

物故園後歸重華宮改名小隱園孝宗朝撥賜張貴妃爲永寧崇福寺云

### 潘陳同母

陳了翁之父尙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卽見還旣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事見羅春伯聞見錄

### 省狀元同郡

掄魁省元同郡自昔以爲盛事熙寧癸丑省元邵剛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丁未省元湯璿狀元王容皆長沙人紹熙癸丑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皆婺州人紹熙庚戌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皆三山人寶慶丙戌省元趙時觀狀元王會龍皆天台人紹定己丑

原本毛本皆作西從張本改

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皆福人至淳祐甲辰省元徐霖

狀元留

原本毛本改劉從張本改

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羨以為希闕之事

時外舅楊彥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既以為

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為至榮二公不欲雄張本作其成

各以書為謝且辭焉彥瞻答之略云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

及原本毛本無及字從張本補

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

駢陌如堵牆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嫗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

於讎者亦茹恥羞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扁鐻遠引若避寇

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

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

名愈高官愈窮

張本作

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兼并者有之

五字原本毛本無據張本

補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

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為吾

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  
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  
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  
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也所冀進執事之  
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不以僕之言爲然則已若以爲然則是扁  
之揭可以無愧矣前之不賀者必將先衆人而賀矣今冠南宮者  
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二公得書爲之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  
留以功業顯或者此書有以啓發之乎

### 金剛鑽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鐫鏤之具必用所謂金剛鑽者形如  
鼠糞色青黑如鐵如石相傳產西域諸國或謂出回紇國往往得  
之河北沙磧間鷲鳥海東青所遺糞中然竟莫知爲何物也蓋天  
下至堅者莫如玉古者惟錕鍔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用乃與錕

錘均其堅可知矣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傳奕方臥病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惟羚羊角能破汝可往擊之果應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亦罕知者矣

### 多藏之戒

王黼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二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童貫既敗籍其家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傳紀載之以爲談柄近者官籍賈似道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官吏以爲不可久留難載帳目遂輦棄湖中軍卒輦或乘時竊出則他物稱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領軍鞋一屋不足多也

### 理度議諡

理宗未祔議諡朝堂或擬曰景曰淳曰成曰允張本作文最後曰禮議既定矣或謂與亡金僞諡同且古有婦人號禮宗者遂擬張本擬作易之二字曰理蓋以聖性崇尚理學而天下道理最大於是人無間言而不知



理字析文取義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謂請諡於天矣度宗初議諡或擬純字則謂有屯之象或擬實字則宗實乃英宗舊名或擬正字則有一止之嫌後遂定爲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因漢國長公主在先朝已諡端孝今與廟號上下字暗合豈偶然哉理宗生母全夫人諡慈憲殊不知僞齊劉豫母亦諡慈憲當時攷不及此何耶

### 謝太后

壽和謝太后方選進時史衛王夜夢謝魯王深甫衣金紫求見致禱再三以孫女爲託及明則謝后至是歲天台郡元夕有鵲巢燈山間衆頗驚異識者以爲鵲巢乃后妃之祥是歲謝果正中宮之位咸淳間福邸涼堂初成有鵲巢於前廡賓客交慶至有形之歌詩者殊不知野鳥入室不祥莫甚安得與前事爲比云

### 北令邦

澠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嘗攜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極肥脂甚畏日爲隙光所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毗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味若純而脆契丹以爲珍膳數說皆微有異同要之卽此一物亦竹狸獾狸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 降仙

降仙之事人多疑爲持箕者狡獪以愚旁觀或宿構詩文託爲仙語其實不然不過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諸舅喜爲此戲張本無戲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粗可讀至於書體文勢亦各近似其人

一日元愬舅諸姬戲以紈扇求詩遂各題小詞於上仍寓姬之名

於內行草

張本有相字

間有可觀者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艚爲

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  
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  
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友有請仙問得失  
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  
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  
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於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  
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雨更  
番雲或以功名爲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間日北履南鞭知幾年踐  
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嘗記女  
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  
寞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

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  
屈曲闌干月半規  
藕花香澹水漪漪  
分明一夜文姬夢  
只有青團扇子知  
亦可喜也  
友人姚天澤亦善  
此時先君需清湘次因至外塾  
觀子弟捧箕  
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  
謝公樓上春光好  
五馬行春人未老  
鬱孤臺上墨未乾  
手捧詔書入黃道  
先子爲一笑然  
莫知爲何等語也  
未幾易守臨汀  
首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  
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  
三百青銅買一斗者  
與前語適符然鬱孤臺以後語  
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  
遇詔歲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  
適逢七夕學徒釀飲有僧法辨者  
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  
時人號爲辨八煞酒邊一士致仙  
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  
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  
且求一七夕新詞如何  
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爲韻  
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  
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  
牛車齊發  
隱隱鵲橋  
咿軋尤雲  
殢雨正歡濃  
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  
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

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又聞李和父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sup>張本作程</sup>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靈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讀爲之凄然

### 文莊公滑稽

外大父文莊章公自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汛埽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譏其齷齪無遠志一日大書素屏云陳蕃不事一室而欲埽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爲矣識者知其不凡後入太學爲集正嘗置酒揭饌單於爐亭品目多異其間有大鷄<sup>張本作鷄</sup>卵者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餽釘大盤中衆皆駭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鳧彈數十黃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猪胞以白實之再蒸而成嘗迎駕於觀<sup>張本作觀</sup>橋戲以書句爲隱語云

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衆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表柱木鶴耳其他善戲多類此其後居兩制登政地有嘉林集百卷間作小詞極有思致先妣能口誦數闕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闌紅芍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莫沉吟身閑無箇事且登臨舊遊何處不堪尋無尋二字原本毛本無從張本補處惟有少年心今家集已不復存而外家凋謝殆盡暇日追憶書之以寄余凱風寒泉之思云

### 腹腴

余讀杜詩偏勸腹腴愧少年喜其知味坡詩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黃詩亦云故園漁友膾腹腴又云飛雪堆盤膾腹腴按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註云腴腹下也周禮疏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引以證膾膾亦腹腴前漢九州膏腴師古註云腹下肥白曰腴

睡

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  
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此張本爲息魂離  
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  
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  
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  
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說晦庵偶未之記耳

性所不喜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  
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  
馬公作疑孟李泰張本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  
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  
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尙有所不合

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黃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

張本有之字

天闕世俗則

毛本張本無則字

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闕按黃帝鍼

經曰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

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不復

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有其

毛本張本作具

天官

張本作宦

者未嘗

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何耶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

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

種黃門云凡

張本作梵

言扇櫛

音丑背切

張本作櫛亦無小注

半釋伽

唐言黃門其類

有五一日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

迦此云娼

張本作娼

謂見字

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



三曰扇糖張本作糖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拿張本作舉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奄人鄭氏注云奄真氣藏者今謂之宦人是皆真氣不足之所致耳

### 馬膾藝花

馬膾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糖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緘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勝張本作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擾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余向留東西馬膾甚久親聞老圃之言如此因有感曰草木之生欲遂其

性耳封植矯揉非時敷榮人方詫賞之不暇噫是豈草木之性哉

齊東野語卷之十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齊東野語卷之十七

楊凝式僧淨端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師子者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卽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而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奇對

對偶小技然亦非易事也前輩所載已多今擇所未書而可喜者數聯於此爲多聞之一助 羲經六子艮巽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秋冬夏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 善待問者如撞鐘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者猶置器安則

安危則危 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傳卦爻繫辭象象大易一經

五刑之屬三千大過小過一門之聚百指家人同人 知我春

秋罪我春秋誰譽誰毀待以國士報以國士爲己爲人 迅雷風

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 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

尼大聖大覺 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

於耳歟 司馬相如藺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

乎 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

九州既別冀堯青徐揚荆豫雍梁一道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孟 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風晨風凱風終風且噎 孟軻

好學師孔子之孫子思文后興仁由太王以至王季 張良借箸

前籌恨不食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爲女果能冒冒頓之圍 下七

十二之齊城憑三寸舌退一百萬之秦寇用八千兵 柴也愚參

也魯師也辟顏氏其庶幾乎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孔子集大成

也 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輪金剛錢塘寺名中和和豐豐樂樓張本作橋銀杓銀

甕錢塘酒樓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宮妃宦寺官人腰間各別 鄒

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

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調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學舞

貪眠柳盡悲歡之態 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東西試場三試試

三場經賦論策 朝登箕子之峰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館安若

泰山 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

龍飛策士狀元龍省元龍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為廷魁胡躍龍為省元虎帳得人殿帥虎

步帥虎時范文虎為殿帥孫虎臣為步帥

### 笙炭

趙元父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張本有入字吳郡王家又及張本無及

字入平原郡王家嘗談兩家侈盛之事歷歷可聽其後翠堂七楹

全以石青為飾故得名專為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

聖訓卷十一  
一  
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綿張本作錦熏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熏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艷以綠蠟簧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樂府亦有簧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艷字韻書千定切音請註艷青果色也蓋藏果者必以銅青故耳

徐謂禮相術

徐謂禮嘗涉獵

原本毛本無獵字從張本補

袁李之書自誇閱人貴賤多奇中與賈

師憲丞相爲姻聯賈時年少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

張無因字

扣徐云兒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記其言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故求

進久之不遂賈母爲言之賈不獲已答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  
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其身蓋深銜前言也然師憲  
日常馳馬出遊湖山小憩樓霞嶺下忽有布裘道者瞪視曰官人  
可自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原本毛本無不  
願二字從張本  
補而去旣而醉博平康至於破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嘆曰可  
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 咸淳三事

咸淳癸酉夏邊遽日聞旣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動荆閩李庭芝祥  
父乞賈平章用張魏公趙忠簡故事建督於京賈則請親行邊疏

凡屢上朝紳學士上書者無虛日或欲留行或贊開督其後原本毛  
本無後

字從張  
本補遂置機速房專行密院急切之事且大開言路以集衆思於

是言事獻策者益紛紛然漢嘉布衣楊安宇者狂生也自詭毛本張  
本作謂

知兵獻言於朝遂送機速房看詳都司許自書擬本房知其狂妄



遂侮笑之安宇不勝其憤遂上書痛詆自書短且謂其操鄉音穢  
談一時傳以爲笑會奉口有米局之變京尹吳益區處失當於是  
左史李珣自經筵直前論之吳遂斥出時好事者爲之語曰左史  
直前論大尹草茅上疏詆都司時方詔歲賈公欲優學舍以邀譽  
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俾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閩入爲京  
尹益增賞格雖末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試者紛然時  
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  
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邏  
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龔孟鏐策問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鏐爲考官龔道出慈  
溪忽夢有人以杯湯張本作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眈  
眈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爲十四宗於是士子

大闕徑排試官房舍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爲第一道龔後爲計使所劾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 景定行公田

景定二年壬寅賈師憲丞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爲都漕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贖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於是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合奏謂限田之法自昔有之買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爲無窮之利御筆批依而買田之事起矣時

勢卿已死良貴獨任提領之職以太府丞陳嘗爲檢閱官以副之且乞內批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然上意終出勉強內批云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績議施行則上意蓋可見矣賈相憤然以去就爭之於是再降聖旨云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庶他路視爲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旣而賈相內引入劄力言其便御筆遵依轉劄侍從臺諫給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謹焉賈相遂先以自己浙西萬畝爲官田表倡嗣榮王繼之浙西師機趙孟奎亦申省自陳投賣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發一語獨禮書夕郎徐經孫一疏力陳買田之害言多剴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無和之者先是議以官品逾限田外回買立說此猶有抑強嫉富之意旣而轉爲派買之說除二百畝已下免行派買外餘悉各買三分之一及其後也雖百畝之家亦不

免焉立價以租一石者價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價隨以減買  
數少者則全支楮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  
加以登仕將仕校尉承節安人孺人告身準直以登仕三千楮將  
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承節二萬則理爲進納  
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則幾於白沒矣遂檄府丞陳豈往湖秀將  
作丞廖邦傑往常潤任督催之職六郡則又有專官平江則知郡  
包恢撫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  
則知郡謝奕燾寓公趙與豈撫幹王唐珪臨安察判馬元演常州  
則知郡洪穰運屬原本毛本作劉子耕鎮江則知郡章垞漕司準遣  
鄭夢熊江陰則知軍楊珏準遣謝司戶黃伸並俟竣事各轉一官  
選人減一前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原本毛本前作削臣作匠田作日銜作御從張本改既而提  
領劉佐司劾罷嘉興宰改張本作段浚宜興宰葉愬左張本作佐以不卽奉行之  
罪又按長洲宰何九齡追毀告原本毛本作出從張本改身永不收敘以不合出

給官由令田主包

原本毛本作  
抱從張本改

納失田業相維

原本毛本作  
離從張本改

之初意至

五月乃命江陰平江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兩浙漕司常州鎮

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收

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楷安吉黃震鎮江常

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為之任滿理為須入州縣鄉都則分差莊

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

斗不許多收斛面約束雖嚴詳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間毗陵澄

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

際元額有虧則取

原本毛本作  
收從張本改

足於田主以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

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害尤慘時中書劉震

孫與京尹魏克愚湖邊倡和詞

原本毛本作  
調從張本改

語偶犯時忌則隨命刻

去之甲子秋彗見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嘆不平

於上然至此業已成矣賈相遂力辨人言丐辭相位御筆答云言

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幣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頗沮而劉良貴以人言藉藉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罷莊官改爲召佃或一二千或數百畝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止令分司任責拘催凡承佃之家復以二分優之且以旣罷莊官則分司恐難任責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員安吉嘉興各一員常州二員鎮江江陰共一員從各分司奏辟時提領官編修黃夢炎也旣而常潤分司劉子澄力陳毗陵向來多買虛數之弊遂下提領所徑將常州公租撥隸淮東總領所催納殊不知朝廷旣不可催總所又可

催乎當是時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錫以入奏而罷言職教授謝枋得以發策而遭貶斥大社令杜淵太常簿陸達國子簿謝章皆於論對及之或逐去或補外至乙亥春賈旣去國北軍已抵昇潤察院季可奏乞罷公田之籍以收農心謂此事苛擾民皆破家蕩產怨入骨髓若盡還原主免索原錢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絕公田之苦然而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創非理宗之本意稔禍召怨最爲民苦截日住罷其田盡給付原佃主仰率租戶義兵會合防拓其後勘會謂招兵非便且其田當還業主於種戶初無相干秋成在邇餉軍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還田指揮候秋成後集議施行有旨將平江嘉興安吉公田照指揮蠲放却從朝廷照淨催米數回糴其錢一半給佃主一半給種戶以溥實惠然則業主竟無與矣只業主佃主之分當時用事者亦不能曉況大於此者然邊遽日急是時仍收公租還田之事竟不

及行嗚呼悲哉昔隋鑿汴渠以召民怨乃爲宋漕運之利今宋奪民田以失人心乃爲大元餉軍之利古今害民興利之事於此亦可鑒矣於戲悲哉

### 景定彗星

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筆作初三日乙亥彗見東方柳宿光芒烜赫昭示天變太史占云彗出柳度爲兵喪爲旱爲亂爲夷狄爲大臣貶乾象占云彗妖星也所出形狀各異其殃一也彗木類除舊布新之象主兵疫之災一曰掃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兵起大水除舊布新按彗本無光借日爲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皆隨日光芒所及則毛本張本無則字爲災丁丑避殿減膳下詔責己求直言大赦天下御史朱貔孫正言朱應元察官程元岳饒應龍合臺奏章乞消弭挽回皆常談也已卯賈丞相似道楊參政棟葉同知夢鼎姚僉書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



心惟切危懼宰臣奏陛下勤於求治有年於茲庸有闕失今謫見於天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講求闕失上回天意庚辰賈右相第一疏乞罷免以塞災咎五疏皆不允班行應詔言事者祕書郎文及肩首言公田之事云君德極瑋璋之粹而玷君德者莫大於公田東南民力竭矣公田創行將以足軍儲救楮弊蠲和糴也奉行太過限田之名一變而爲併戶又變而爲換田耕夫失業以流離田主無辜而拘繫此彗妖之所以示變也大府丞楊巽殿講趙景緯吏部侍郎留夢炎禮部侍郎直院馬廷鸞皆應詔上封事給事禮書牟子才疏援引漢唐以至本朝彗變災異極其詳瞻起居郎太子侍讀李伯玉則援三說云咸平彗出室北呂端有兵謀不精之言今日當嚴邊備熙寧中彗出東井富弼張方平皆言新法不便今日當先罷浙西換田局崇寧彗出西方則詔除黨籍且復左降

人官今開慶誤國之人罪惡滔天有一時風聞劾逐者則乞斟酌寬貸施行以昭聖主寬仁之量又云今言路既開中外大小之臣必將空臆畢陳惟陛下明聖大臣忠亮有以容受不以爲罪天下幸甚浙漕主管文字呂撫有上化地書祕監高斯得奉祠於嘗有應詔疏大概以爲非朝廷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勒遷放無虛月忠厚之澤幾盡矣士大夫以仕進爲業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動觸新制公田肆擾陛下知其非計有待秋成舉行之旨而督促者悍然不顧也市舶盡利而蕃夷怨鹽權太密而商旅怨羣臣附下罔上虛美溢譽人怨天怒不至於彗星不止也且災異策免三公視爲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下一日黜二相今彗見之與雷發相去何翅十百千萬哉王端明

燭

原本毛本作燭張本  
作鑰均誤據宋史改

奉祠里居亦有疏言戚畹嬖倖遍居畿輔借應

奉之名肆誅剝之虐監司不敢誰何臺諫不敢論列民不勝苦起

而弄兵三衢之寇是也公田之行本欲免和糴和糴數少而人已相安公田數多而人爲創見千弊萬蠹田里騷然天筆載頒一則曰業已成一則曰當任怨且求言之詔甫頒而拒言之令已出皇天監臨可厚誣哉自是三學京庠投匭上書者日至太學生吳綺許求之等書有云雷霆天怒也驟擊而旋收日蝕天怒也俄晦而隨明暴風飄雨天怒也而不能以終日今彗之示變已渝旬浹月

原本毛本無川字從張本補

陛下恐懼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猶未回非陛下不知

省悟也抑誤陛下者未有所思

張本作畏

也且併及市舶公田之害云又

有陳夢斗陳紹中等書沈震孫范鑰李極等書宗庠

原本毛本作中詳從張本改

則

有胡標與周必禴等書立禮齋生謝禹則獨爲一書大抵皆及公田市權等事又有武學生杜士賢等書謂都司之職操壘斷之權以專使之遺奪番商之利百姓皆與蹙頞廟堂歌頌太平人不可欺天可欺乎今之秉鈞軸者前日之功固偉矣今日之過未盡掩

闔外之事固優矣闔內之責未盡塞以戎虜待庶民不可也以軍  
政律士類不可也以肥家之法經國不可也蓋亦退自省悟以回  
天變乎又京庠唐隸張本作楊坦等一書謂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  
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率意紛更殊駭觀聽七司條例悉從  
更變世胄延賞巧摘瑕疵薪茗揚藏香椒積壓與商賈爭微利強  
買民田貽禍浙右自今天下無稔歲浙路無富家矣夾袋不收拾  
人才而遍儲賤妓之姓名化地不幹旋陶冶而務行非僻之方術  
縱不肖之駸弟以卿月而醉風月於花衢籠博奕之舊徒以秋壑  
而壓溪壑之淵藪踏青泛綠不思閭巷之蕭條醉釀飽鮮遑恤物  
價之騰踊劉良貴賤丈夫也乃深倚之以揚鷹犬之威董宋臣巨  
姦宄也乃優縱之以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  
盍執其咎方且抗章誣上文過飾非借端拱禍敗不應之說以力  
解亂而至此怨而至此上干天怒彗星埽之未幾張本作天火又從而

災之其尙可揚揚入政事堂耶一時諸書獨此與京庠蕭規者言之太訐於是左司劉良貴申省力辨公田任事之謗且乞敷奏令公卿士庶條具救楮免糴罷公田之策且作勘會免公田逃亡米三萬餘石賈相遂入奏云近者應詔所言公論交責若駕虛辭報私憾等語是非自不可掩獨類部法買公田同然一辭以爲犯大不韙詳敘顛末以聞欲望聖慈於臣所類部法則下之吏部長式

三本皆作式疑是貳字之誤

詳加參定或有出已意削舊典之實則申明而刪除之

於臣所買公田則乞下之公卿大夫更行博議必得足軍餉免和糴住造楮之策則采錄而施行之臣當委心以聽奉身以退徐請譴責以戒爲臣之繆於國者遂有旨宣諭檢院官星變求言照典故抵及中外大小臣僚見之詔書可攷近來諸學士人不體舊規以前廊爲首乃有懷私意動搖大臣者不知祖宗三百年間曾有士人上書而去宰相者乎今後切宜詳審然後投進檢院朱

張本作宋濬

備坐宣諭旨揮申國子監司成吳堅翁合委胄丞徐宗斗會學前

廊轉諭諸生而前廊回申以爲上書以前廊爲首此出於丙辰方

大獻毛本張本作獻之私意以爲鉗制之法非盛時所宜用也紛紛之議直

至八月之末彗光稍殺應詔者方稍止丁未宰執拜表恭請皇帝

御正殿復常膳三表而後從九月以京學士人蕭規唐隸葉季張本作李

呂宙之姚必得陳子美錢情趙從龍胡友開等不合謗訕生事送

臨安府追捕勘證議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結舌焉孟冬朝饗

如常時十月乙丑忽聞聖躬不豫降詔求醫丁卯遣詔升遐而金

銀關子之令乘時頒行換易十七界楮券物價自此騰涌民生自

此憔悴矣彗變首尾凡四月妖禍之應如響斯答孰謂天道高遠

乎

### 瓊花

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絕類聚八仙色微黃而有香仁宗

慶曆中嘗分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載還祠中敷榮如故淳熙中  
壽皇亦嘗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源命  
園丁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杭之褚  
家唐瓊花園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間所有者特當時接本  
髣髴似之耳

嚼蝨

余負日茅檐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媪捫身得蝨則致之口中  
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之於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  
宛臨流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  
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虱者莫  
不齧之齒牙爲害身也原本毛本作  
者從張本改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  
則野老嚼蝨蓋亦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姓名相戲

前輩有以姓名爲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甚多劉放嘗戲王覲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近楊平舟棟以樞掾出守莆陽劉克莊潛夫弟希仁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寓公王曜軒邁戲之云大編修小編修同赴編修之會後村云欲屬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願聞之乃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嘗調後村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前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二畫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後何其不遇此善謔也

朱唐交奏本末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遊台嘗狎籍妓囑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飢受凍乃可妓



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尙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撫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親得之婺之諸呂云

齊東野語卷之十七

齊東野語卷之十八

晝寢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  
來枕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簞愜昏眠取簞且一息拋書  
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  
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  
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  
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  
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  
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  
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毛本作我必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  
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氣蒸

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蓋夫子惡其晝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著啓顏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晝寢當作畫寢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矣

### 宜興梅塚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粲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晤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卒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殂毛本張本作天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

絡老梅根下兩檣

原本毛本作相從張  
本作檣疑不當從木

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

啟而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真國色也趙見爲之惘

然心醉昇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

是每夕與之接焉既而氣息惛然瘦

張本作瘦

齧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

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哉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

盜婦人尸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

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后陵汗

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 莫子及泛海

吳興莫汲子及始受世澤爲銓

原本毛本作銓  
證從張本改

試魁既而解試省試廷

對皆居前列一時名聲籍甚後爲學官以語言獲罪南遷石龍地

並海子及素負邁往之氣暇日具大舟招一時賓友之豪泛海以

自快將至北洋海之尤大處也舟人畏不敢進子及大怒脅之以

劍不得已從之及至其處四顧無際須臾風起浪涌舟掀簸如桔  
槔見三魚皆長十餘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鮎狀其二狀類尤異  
衆皆戰慄不能出語子及命大白連酌賦詩數絕略無懼意興盡  
乃返其一絕云一颿點破碧落界八面展盡虛無天拖樓長嘯海  
波闊今夕何夕吾原本毛本作  
無從張本改其仙

### 薰風聯句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云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雖坡翁亦以爲有美而無  
箴故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  
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  
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  
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謂大王之風耳庶  
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漢唐二祖少恩

漢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大敗勢甚急躐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爲收載行高祖怒欲殺嬰者十餘借使高祖一時事急不能存二子而棄之他人能爲收載豈不幸甚方當德之何至怒而欲斬之乎唐高祖起兵汾晉時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而智雲以幼不能逃爲吏所誅亦豈不能少緩須臾以須其至而後起兵哉二祖皆創業之君而於父子之義其薄若此豈圖大事者不暇顧其家乎彼唐祖者直墮世民之計猶可恕也若漢祖則杯羹之事尙忍施之乃翁何有於兒女哉

史記無燕昭築臺事

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使詫張本作媿燕臺然史記止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爲築黃金臺

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爲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白屢慣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埽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埽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張本作宴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楊梅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於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臺之名始見於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

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註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耆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云云毛本無云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如此也

孟子三宿出晝

高郵有老儒黃彥和毛本作利張本作知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

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之人王蠋賢劉熙註

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此說甚

新而有據然予觀說苑則以爲蓋邑人王蠋且齊有蓋大夫王驩

公孫丑下而陳仲子兄食采於蓋其入萬鍾陳文公下則齊亦自有蓋邑原本毛本作亦從張本改

又與晝邑不同矣通鑑晝音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

復不音獲何耶

方大猷獻屋

楊駙馬賜第清湖巨璫董宋臣領營建之事遂拓四旁民居以廣



之其間最逼近者莫如大學生方大猷之居璫意其必雄據未易  
與語一日具禮物往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遽云今日內  
轄相訪得非以小屋近牆欲得之否璫愕不復對方徐曰內轄意  
謂某太學生必將梗化所以先蒙見及某便當首獻作倡就案卽  
書契與之璫以成契奏知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酬之方作表謝  
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上毛詩下東坡  
謝表並全句自此擢  
第登朝皆由此徑而梯焉

### 長生酒

穆陵晚年苦足弱一日經筵宣諭賈師憲曰聞卿有長生酒甚好  
朕可飲否賈退遂修制具方併進亦不過用川烏牛膝等數味耳  
內轄李忠輔適在旁奏曰藥性涼燥未可知容臣先嘗然後取旨  
進御嫉之者轉聞於賈賈深銜之而未有以發也先是北關劉都  
倉家富無嗣嘗立二子劉先死長者欲逐其後立子於是託其所

親檢詳張本作議所吏劉炳百萬緡介謝堂節使轉求聖旨下天府逐之至是已涉數歲賈始知之時咸淳初年也遂嗾其出子以爲李忠輔僞作聖旨訟之於官詞雖不及謝而謝甚窘懼於是以實訴之於賈賈笑曰節度無慮越日則忠輔追毀遷謫之命下以實非其罪也蓋師憲借此以報其嘗藥之忿耳

### 開運靖康之禍

靖康之禍大率與開運之事同一時紀載雜書極多而最無忌憚者莫若所謂南燼紀聞其說謂出帝之事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吏其家爲出帝所殺遁入契丹泊出帝黃龍之遷淑時爲契丹諸司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攷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非託子虛以欺世哉其妄可見矣南燼言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雲州原本毛本無又遷雲州四字從張本補又遷西江州又遷五國城去燕凡三千八

百餘里去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其地乃李陵戰敗之所後又遷西  
均從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當時他書攷之其地里遠近皆大繆  
不經其妄亦可知且謂此書乃阿計替手錄所申金國之文後得  
之金國貴人者又云阿計替本河北棣州民陷虜自東都失守金  
人即使之隨二帝入燕又使同至五國城故首尾備知其詳及攷  
其所載則無非二帝胸臆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計替何從知之且  
金虜之情多疑所至必易主者守之亦安肯使南人終始追隨乎  
且阿計替於二帝初無一日之恩何苦毅然歷險阻犯嫌疑極力  
保護而不舍去且二帝方在危亡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賦詩爲樂  
阿計替又何暇筆之書乎此其繆妄固不待攷而後見也意者爲  
此書之人必宣政間不得志小人造爲凌辱猥嫚之事而甘心焉  
此禽獸之所不忍爲尙忍言之哉余懼夫好奇之士不求端本  
而輕信其言故書以祛後世之惑云

近世名醫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脈之法必均調自己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爲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爲病脈故有二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脈固不可以倉卒得之而況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爲然者也或謂其別有觀形察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脈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宮教時赴長沙倅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薦張本作勞之因求察脈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脈證頗異所謂脈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宜亟反轅尙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宮教康強無疾疑其爲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卽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殂亦可謂異矣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絕異時韓平原知閣

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脈曰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  
輶日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妄誕不倫然私憂之泊  
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  
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爲狂言後一  
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遣召之堅  
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殂余謂古  
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脈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矣  
哉

前輩知人

前輩名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尙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  
公會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  
穎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卽許以元宰之貴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  
袁李之術特眼力高閱人多故爾史傳所載以爲名談近世如史

忠獻彌遠趙忠肅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子申初官棗陽戶曹方需遠次適鄉里有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連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莫能自通遂資緣轉聞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棗陽闕以尙需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

陳跋時爲京西關

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

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招

張本作扣

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據我榻也其後信然又趙

葵南仲通判廬州日翟朝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遂千堂易合入闕俟呼召於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閣會食且出兩金盒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熱之次至趙卽舉二合盡投熾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飲

張本作飯

送客命

大程官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旣而出劄知滁州填見闕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於此焉又趙忠肅開京西關日鄭忠定

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詣臺參鄭素癯瘁若不勝衣趙一見  
 即異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跼蹐不自安旁觀怪  
 之即日免衙參等禮以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  
 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教如何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  
 薄耳公笑曰非爾所知張本有寒薄不失為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  
 諸子侍側顧其長薤曰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其仲  
 范曰汝須開闢終無結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  
 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扈再興之子不協泣而言曰萬一相  
 公不諱趙勝必死於扈再興之手告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漕上饒人  
 偶在旁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扈再興安能殺之其後所言  
 無一不驗

趙信國辭相

淳祐甲辰杜清獻範薨游清獻以拜右揆趙葵南仲樞使陳韓原本

毛本

誤作譚從  
張本改

子華參政皆一時宿望明年四月游相以大觀文奉內祠

侍讀既而趙公出督江淮荆襄湖北軍馬陳公以知院帥長沙遂

再相鄭忠定清之王伯大吳潛並爲僉樞乙巳趙公兼江東帥知

建康留鑰趙希至

張本作  
憲

以禮書督府參贊兼江漕淮帥邱山甫岳仍

兼參謀且頒御筆云趙葵兼資文武協輔國家領使洪樞視師戒

道權不可不專申檄處置貴合時宜一應軍行調度並聽便宜施

行所有恩數眡儀宰路公既威名夙著邊陲晏然中間屢乞結局

不允明年遣隨軍轉運舒澤民滋入白廟堂許令帶職入覲公力

辭召命且云更當支吾一冬來春解嚴容歸田里朝廷許之明年

北軍大入因復留行府措置戰守焉中書陸德輿載之轉對疏以

爲去歲泗州大捷彼方喪膽落魄今春淮水漲溢欲來不可涉冬

而春邊鎮寧謐近者駭言寇至張大其說或云到儀真之境者止

五六十騎耳趙公聞之大不能堪封章屢上力辨此謗且云今年



北軍之入係四大頭項一曰察罕河西人二曰大納三曰黑點四曰別  
出古並號四萬實三萬餘馬人各三匹約九萬匹惟恐有勞聖慮  
前後具奏一則曰寬聖慮二則曰寬憂顧臣領舟師往來應敵未  
嘗有一語張大今觀陸德輿奏疏實駭所聞伏乞委德輿親至維  
揚審是虛實臣當躬率騎士護送入城便見真妄於是朝廷以載  
之之言爲過遂爲調停寢其事焉未幾工部尙書徐清叟進故事  
亦譏其辟屬之濫趙公愈不自安是歲閏二月鄭忠定拜太師趙  
公拜右相所有督府日下結局遂差右司陳夢斗宣赴都堂治事  
而陳辭以此貂璫之職不行遂改差御藥謝昌祖往焉夕郎趙以  
夫毛本服本大作大復有不肯書牘之意事雖不行而公之歸興不可遏矣屢  
騰免牘且引其父忠肅遺言不許入相之說以告且云寧得罪以  
過嶺難違訓以入朝御筆不允降宣趣行時陸載之方居翰苑以  
嫌不草詔遂改命盧壯父武子爲之時趙公各通從官書謂元科

降簿內尙餘新楮四百餘萬銀絹度牒並不支動且言決不可來  
之意常時從官作宰相書例有先生之稱至是皆去之獨趙汝騰  
茂實尙書答書云大丞相高風立懦力疏辭榮昔司馬公固遜密  
府近崔清獻苦却宰席書之史冊並公而三甚盛疑有脫字張本空缺一字休而  
其微意亦可見也公歸計既決遂申朝廷於三月二十四日散遣

將士取道歸伏田里所有新除恩命決不敢祇受既而與告復召  
然公終不來矣至明年三月御筆趙葵懇辭相位終始弗渝使命

趣召亦既屢矣奏陳確論殆原本毛本作始從張本改逾一期朕眷倚雖切不能

強其從也姑畀內祠以便咨訪可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察使  
兼侍讀後以疾丐外祠甚力遂以特進判長沙凡五辭得請奉祠  
徑歸溧陽里第焉蓋一時搢紳方以文張本作理學科名相高其視軍旅  
金穀等爲俗吏龕官公能知幾勇退不激不汙可謂善保功名者  
矣

琴繁聲爲鄭衛

往時余客紫霞翁之門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詣自製曲數百解皆平淡清越灑然太古之遺音也復攷正古曲百餘而異時官譜諸曲多黜削無餘曰此皆繁聲所謂鄭衛之音也余不善此頗疑其言爲太過後讀東漢書宋弘薦桓譚光武令鼓琴愛其繁聲弘曰薦譚者望能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是蓋以繁聲爲鄭聲矣又唐國史補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則新繁皆非古也始知紫霞翁之說爲信然翁往矣回思著唐衣坐紫霞樓調手製閒素琴一作新毛本張本第字不作注一作新三字作小注製瓊林玉樹二曲供客以玻璃瓶洛張本作插花飲客以玉缸春酒翁家釀名笑語竟夕不休猶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悲哉

章氏玉杯

嘉泰間文莊章公以右史直禁林時宇文紹節挺臣爲司諫指公  
爲謝深甫子肅丞相之黨出知溫陵旣而公入爲言官遍歷三院  
爲中執法時挺臣以京湖宣撫使知江陵府入覲除端明學士徑  
躋宥府而挺臣懷前日之疑次且不敢拜文莊識其意乃抗疏言  
公論出一時之見豈敢以報私憾乞趣紹節就職未幾公亦登政  
地相得甚驩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虹張本作  
作肪真于闐  
產也坐客皆誇賞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異哉先肅愍公虛中使  
金日嘗於燕山獲玉盤徑七寸餘瑩潔無纖瑕或以爲宣和殿故  
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澤殊近似之於是坐客咸願快覩趣  
使取之旣至則玉色製作無毫髮異真合璧也蓋元爲一物中分  
爲二耳衆客驚詫以爲干鄒之合不足多也張本有  
公字因舉杯以贈挺  
臣而挺臣復欲以盤奉公相與遜讓者久之不決時李璧季章在  
坐起曰以盤足杯者於事爲順僉書不得辭也公遂謝而藏之以

聖言卷十八  
他物爲報余髻侍二親常於元悲舅氏膝下聞此事惜不一見之  
其後聞爲有力者負之而去莫知所終

### 二張援襄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後水陸之防  
日密又築白河虎頭及鬼關於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  
者凡四五歲往往扼關隘不克進皆束手視爲棄物所幸城中有  
宿儲可堅忍然所乏鹽薪布帛爲急時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  
置蠟書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進援  
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頗多鈎致欲爲焚爨用遂爲所獲於是郢  
鄧之道復絕矣既而荆闔移屯舊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  
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  
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軍中號張貴爲樓張所謂大  
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張本無名

字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原本毛本無每艘二字從張本補三十人鹽

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

人人感激思奮是歲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

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

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徑犯

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

絙攢棧數百屯兵雖衆者張本無者字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日二十餘

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絕援聞救至人人踊躍氣百

倍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爲之短氣越數日有浮尸溯流

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

勃如生軍中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然自此圍益密水道

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椿雖魚鼈不得度矣外勢旣蹙貴乃

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

出至椿若柵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撻者貴驚嘆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新緮破圍前進衆皆辟易既度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爲無底船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鈎林灘將近龍尾洲遠望軍船櫛櫛旗幟紛紜貴軍皆喜躍舉流星火以示之軍船見人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舟北軍也蓋夏軍前二日以風雨驚疑退屯三十里矣北軍蓋得逃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至是既不爲備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支遂爲生得至死不屈此是歲十一月十七日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輿尸至襄以示援絕且諭之降呂帥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爲立雙廟尸而祝之以比巡遠

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  
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大順者與順貴同入襄及襄城降仰天大呼  
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守地分自縊而死又有右  
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能  
步乃就戰樓觸柱數四投身火中而死此事親得之襄州順化老  
卒參之衆說雖有微異而大意則同不敢以文害辭沒其實因直  
書之以備異時之傳忠義者云

齊東野語卷之十八



聖訓卷之八

聖訓卷之八

卒參大業... 聖訓卷之八

世氏... 聖訓卷之八

瓦大夫... 聖訓卷之八

曰孩... 聖訓卷之八

阿... 聖訓卷之八

聖訓卷之八

# 齊東野語卷之十九

## 嘉定寶璽

賈涉爲淮東制閫日嘗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  
議事久之珙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  
一座并元符三年寶樣一册及鎮江府諸軍副都統制翟朝宗所  
獻寶檢一座並繳進于朝詔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受寶

原本毛本無寶字從張本補

典禮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是歲十一月詔曰乃者山東河北連  
城慕義殊方效順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暨厥圖册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  
玉檢其文亦同云云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  
寶于大慶遂命奉安玉寶于天章閣且張本作具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  
年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大赦天下應監司帥守並許上表

進貢稱賀推恩文武官各進一秩大犒諸軍三學士人並推恩有  
差具命禮官哀集受寶本末藏之祕閣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樵  
謝耘等數十人作爲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駢肩累足而至  
學舍至無所容蓋當國者方粉飾太平故一時恩賞實爲冒濫有  
士子作書貽葛司成云竊惟國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中興以來  
冠帶雲集英俊日盛可以培植國家無疆之基自開禧之初迄更  
化之後天下公論不歸于上之人多歸原本毛本作滿從張本改于兩學之士凡  
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謁之過涉于國家盛衰之  
計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己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  
傾心而是之由是四方萬里或聞兩學建議父告其子兄告其弟  
師告其徒必得其說互相歆豔謂不負所學豈不取重于當世哉  
邇來寶璽上進皇上以先皇舊物聖子神孫膺此天命之寶慰答  
在天之靈不得不侈烈祖之珍符爲今日之榮觀也草茅之士興

起于山林寂寞之濱形容于篇章歌頌之末其或張本作誠可念若兩學之士榮進素定固當自信其所學自勉其所守安于義命可也紛紛而來不恤道路風霜之慘喁喁相告昧昧相呼僥倖恩賞之蕃庶冀望非常之盛典甚至千數百人饗餐廩粟枕籍齋舍廉恥俱喪了無覲顏或挺身獻頌或走謁朝貴小小利害其趨若市公論將何以賴天下將何以望哉傳之三輔豈不貽笑于識字之程大卿乎傳之遠方豈不貽笑于任子之胡尙書兄弟乎傳之邊陲豈不貽笑于異類之趙琪乎傳之地下豈不貽笑于舊尹之趙尙書乎三十年忠讜之論一日掃地三十年流傳之藁一焚可盡矣假使聖朝頒曠蕩之恩一視天下之士通行免舉諉有可說苟惟兩學之士獨霑免舉之渥則非特柄國者欲鉗天下公論之口而三學之士適自鉗其口耳豈不惜哉恭惟大司成天下英俊之師表願以公論所在誨之以安義命而知進退勉之以崇名節而黜浮

競爵祿天下之公器也豈頑鈍亡恥者可擢張本也傳曰士之致遠

先器識器識卑下則它日立朝必無可觀者矣捨其所重就其所

輕瘖其所長鳴其所短三尺之童亦羞爲之昔陳東以直言而死

今李誠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學校之士也足以爲萬世之名節

以今日一免解之輕遽失吾萬世公論之重必無有如陳之直言

李之忠節者矣元氣能有幾邪願大司成績而壽之旣而宗室猶

以推賞太輕至揭榜朝天門云寶璽國之重器也興衰繫焉同姓

國之至親也休戚生張本焉靖康之際國步多難我祖我父一心王

室不死于兵則死于虜不死于虜則死于盜賊若子或張本孫呼

天號地此恨難磨苟存呼張本息于東南期雪我祖我父萬古之

痛而後已仰惟今日故疆復矣寶鎮歸矣此正釃酒弔魂慰生勞

死之秋其爲踊躍曷啻三百聖恩汪濊周遍寰宇監司郡守奉表

推恩文武兩學通籍免舉張本侍班選人特與趨放不惟文武百僚

轉官而未銓任子亦與轉官不惟特科無及者出官而三十年特科五等人亦出官加恩異姓悉踰覃霈卽彼驗此凡同姓一請者便可援以補官再請者亦可援以廷對今散恩誕布宗子已請者各免本等解一次四舉者補下州文學五舉者補迪功郎由是而觀不惟親疏無別而異姓反優于同姓天子之子孫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孫痛念昔者是璽之亡宗室與之俱亡而異姓自若也今日是璽之得推恩異姓種種優渥而同姓則反薄其恩憂則與之同憂喜則不與之同喜人情豈如是乎況比年科甲已非若祖宗之優今日恩霈又非若祖宗之厚凡我國家有一毫恩及同姓者日以朘削王家枝葉剪伐弗卹是皆權要之私憾耳投鼠忌器何忍于斯興言及此涕淚交垂識者旁觀寧不感動中興以來推恩同姓止有一舉兩舉之分初無四舉五舉之別止有將仕免省之異初無文學迪功之名累朝是守按爲典章經今百年未嘗

張本作敢

輒變今來五舉與迪功郎四舉與文學其視免省何啻倍蓰而省  
試僅以六十五名爲額來歲以免解到省者其數甚多是雖當免  
舉實殿舉也殆與其他免解受實惠者萬萬不侔我輩當念祖父  
淪亡之痛協心戮力仰扣廟堂體念同姓舉行舊典勿以事已定  
而沮其志勿以天聽高而泯其說使我輩得以慰祖父九地之靈  
而子孫得蒙國家無窮之福宗英其念之是時不轉官賞者朝中  
士惟陳貴謙陳宓在學不願推恩者茅彙征一人而已按恭膺天  
命之寶真宗初卽位所製其後每朝效之易世則藏去毛本據本作之靖康  
之變金人取玉寶十有四以去此寶居其二焉其一則哲宗元符  
三年所製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所製也及金人內亂南遷寶玉  
多爲蒙古所取當時識者謂此物不宜鋪張是以參政鄭昭先有  
可弔不可賀之論時學士院權直盧祖臯草詔乃徑用元符故事  
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進寶至三年崩識者憂之今以嘉定十

五年受寶至十七年閏八月而寧宗崩事有適相符者敢併紀于此云

### 鬼車鳥

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鳥昔有十首張本作頭爲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爲災咎故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覩其形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日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脰張本作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貴主嘗得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踞主第擣衣石上其狀大抵類野鳧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見憚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爲不祥也此余親聞之副駢云



蘭亭詩

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郗曇王豐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爲愈耳余則以爲不然蓋古人意趣真率是日適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強聒於杯酒間以爲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云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不平日靜退之故邪

著書之難

著書之難尙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繆等書以雌黃前輩

該瞻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無議其後者程文簡著演繁露  
初成高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博瞻虎子似孫續古時年尙少因  
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  
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  
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雖溫公著通鑑亦不能免此若漢景帝四  
年內日食皆誤書於秋夏之交甚至重復書楊彪賜之子於一年  
之間至朱文公修綱目亦承其誤而不自覺而綱目之誤尤甚唐  
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  
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劉義仲道原之子  
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說爲糾  
謬一書以示坡公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  
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因辭不敢當夫爲  
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邪余所以

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先後耳揮麈錄云蜀人吳縝初登第請於文忠願預官屬公不許因作糾誤豈別一書邪

###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鷓鴣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於父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回護會兄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於張本作湖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而無聊授受生徒自給永守林岳亦同里頗善里人張本作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年張本作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

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爲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家以爲事不可料不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 賈氏前兆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金紫人相迎逢旁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夢合於是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遠謫南荒就紹興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圭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爲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行置酒招二人歷言前夢且祈哀徼<sub>云</sub>向在維揚日襄鄧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其跌臥因歎惜再三私謂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肉陷是名候<sub>強本作候</sub>形恐異時不免有萬

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咎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夢大不祥纔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連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追促之離城五里許小泊木綿庵竟以疾殂或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僉樞存孺父爲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窮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恨之語耳至是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物以斂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如此事親聞之沈士圭云

### 明堂不乘輅

度宗咸淳壬子歲有事於明堂先一夕上宿太廟至晚將登輅雨忽驟至大禮使賈似道欲少俟而攝行宮使帶御器械胡顯祖請用開禧之例却輅乘輦上性躁急遽從之閤民吏曹垓竟引攝禮部侍郎陳伯大張志立奏中嚴外辦請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遣

遙輦入和寧門似道以爲既令百官常服從駕而上乃盛服不可  
顯祖謂泥路水深決難乘輅既而雨霽則上已乘輦而歸矣既肆  
赦似道卽上疏出關再疏言嘉定間三日皆雨亦復登輅用嘉定  
例尙放淳熙用開禧之例則是韓侂胄之所爲恐萬世之下以臣  
與侂胄等於是必欲求去而伯大志立亦待罪顯祖竟從追削送  
饒州居住曹垓黥斷其子大中爲閤職亦降謫江陰顯祖本太常  
寺禮直官以女爲美人故驟遷至此云未幾有旨美人胡氏追毀  
內命婦告送妙淨寺削髮爲尼然踐芻忌器或以爲過似道凡七  
疏辭位竟出居湖曲賜第用呂公著喬行簡典故焉按淳熙乙亥  
明堂致齋太廟而大雨終日夜有旨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子  
詣文德殿致齋應儀仗排立並放免從駕官常服以從大禮使趙  
雄密令勿放散上聞之曰若不霽何施面目雄語人曰不過罪罷  
出北關耳黃昏後雨止中夜內侍思恭傳旨御史臺閤門太常寺

仍舊乘輅應有合行排辦事件疾速施行十五日拂明雨止乘輅而歸蓋自有典故清切如此而顯祖不知出此乃妄援開禧韓侂胄當國時故事故時相怒之尤甚也

### 賈氏園池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回抱仰不見日架廊壘磴幽眇透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爲未也則隧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煥館華邃精妙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堂榭有名者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岩奇石倚繡花雜挹露棠海玉蘂瓊花清勝山假已上集芳舊物高宗御扁西湖一曲奇勳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原本毛本改堂度宗御書初陽精舍熙然臺砌臺山之椒曰無邊風月見天地心水之濱曰

琳琅步歸舟早船通名之曰後樂園四世家廟則居第之左焉廟

有記一時名士擬作者數十獨取平舟楊公棟者刊之石又以爲

未足則於第之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祿張本作濠閣春雨觀養樂

堂嘉生堂千頭木奴生意瀟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其旁

則廖羣玉之香月鄰在焉又於西陵之外樹竹千挺架樓臨之曰

秋水觀第一春梅思張本作塢剡船亭則毛本作張通謂之水竹院落焉後復

葺南山水樂洞賜園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

晚上下四方之宇諸亭據勝專奇殆無遺策矣其後志之郡乘從

而爲之辭曰園囿一也有藏歌貯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怡神蟬

螭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者嘻使園囿常

興而無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嗚呼

當時爲此語者亦安知俯仰之間遽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

觀作南園記於中原極盛之時當時勉之以仰張本作抑畏退休今賈氏



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詩弔之者甚衆吳人湯益一詩頗爲人所稱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牆荆棘刺檐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敗屋春歸無主燕廢池雨產在官蛙木綿庵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李彭老一絕云瑤房錦樹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處隔窗風雨剝青紅

子固類元章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之廣陳脩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山水爲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自以爲不歉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

之而知爲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輦下會菖蒲節余偕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權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爲真謫仙人異時蕭千岩之姪滾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褻敍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雪之昇張本作下山風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衣衾皆滄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褻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言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尙出於天性如此後終於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其帖後歸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求好事博雅如子固者豈可得哉

陳用賓夢放翁詩

陳觀國字用賓永嘉勝士也丙戌之夏寓越夢訪余於杭壁間有  
古畫數幅巖壑聳峭竹樹茂密瀑飛絕巘匯爲大池池中菡萏方  
盛開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飛鶴翔舞煙雲空濛中髣髴有字  
數行體雜章草其詞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苒苒原本毛本作苒  
茲從張本改千松  
拱綠萬荷奏張本作奏紅爰宅茲巖以逸放翁屹萬仞與世隔峻一極而  
天通予乃控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氛而一笑以觀  
九州之同旁一人指云此放翁詩也用賓驚寤亟書以見寄詩語  
清古非思想之所及異哉

漢以前驚蟄爲正月節

余嘗讀班史歷至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而有疑焉蓋周建子爲  
歲首則三月爲寅今之正月也雖今歷法亦有因置閏而驚蟄在  
寅之時然多在既望之後不應在月初而言二日庚申也及考月  
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璧八度謂之

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璧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  
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漢以前皆以立春爲正  
月節驚蟄爲中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中也至後漢原本毛本作後始  
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爲序爾雅師古於驚蟄註云今日雨水於  
夏爲正月周爲三月於雨水註云今日驚蟄夏爲二月周爲四月  
蓋可見矣史記歷書亦爲孟春冰泮啟蟄左傳桓公五年啟蟄而  
郊杜氏註以爲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故漢初  
啟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  
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至於今由是觀之自三代以至漢初皆  
以驚蟄爲正月中矣又漢以前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亦  
與今不同並見前志

后夫人進御

梁國子博士清河崔靈恩撰三禮義宗其說博覈其中有后夫人

進御之說甚詳謾摭於此以助多聞云凡夫人進御之義從后原本

毛本作後而下十五日徧原本毛本作徧從張本改其法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漸進

至盛原本毛本作甚從張本改法陰道也然亦不必以月生日為始但法象其義

所知其如此者凡婦人陰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

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滅望者爭明原本毛本作名從張本改故人君尤慎之

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氣故不從月之始但放月

之生耳其九嬪已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世婦二十七

人為三夕九嬪九人為一夕夫人三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

夕為十五夕明十五日則后御十六日則后復御而下亦放月以

下漸就於微也諸侯之御則五日一徧原本毛本作徧從張本改亦從下始漸至

於盛亦放月之義其御則從姪娣而迭為之御凡姪娣六人當三

夕二媵當一夕凡四夕夫人專一夕為五夕故五日而徧至六日

則還從夫人如后之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

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凡九嬪已下女御已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進御矣卿大夫士妻妾進御之法亦如此也

有喪不舉茶託

凡居喪者舉茶不用託雖曰俗禮然莫曉其義或謂昔人託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據宋景文雜記云夏侍中薨於京師子安期他日至館中同舍謁見舉茶託如平日衆頗訝之又平園思陵記載阜陵居高宗喪宣坐賜茶亦不用託始知此事流傳已久矣

清涼居士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驪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尙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

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  
云冬日青山瀟洒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  
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  
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  
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髩  
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  
兵間初不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見趣信  
乎非常之才也

齊東野語卷之十九

齊東野語卷之二十

岳武穆御軍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汛埽門宇洗滌盆盜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于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莫氏別室子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嫗妬且以年邁慙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時歲給錢米繪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羹爲業子稍長詭鬻于市且十餘歲莫翁告殂里巷羣不逞遂指爲奇貨悉造婢家信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



哭爲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卽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于屋左某家卽當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旣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嫗罵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次姪汝當受拜旣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撫喪安得去卽命櫛濯盡去故衣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喻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退羣小方聚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旣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

視大沮計略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郡逮莫嫗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劉掾張本作唐少尉歎服曰其子可謂有高識矣於是盡以羣小具獄杖脊編置焉諡力丁切街聲也

耆英諸會

前輩耆年碩德閒居里舍張本作社放張本作游從詩酒之樂風流雅韻一時歆

羨後世想慕繪而為圖傳之好事蓋不可一二數也今姑據張本作據其

表表者于此致景行仰止之意云唐香山九老則集于洛陽樂天

序之胡杲國州司馬吉旼衛尉卿致仕八十六○原本毛本作文改劉真磁州刺史鄭

據龍武長史盧真侍御史內供奉八十二○張本亦作真張渾按唐書及長慶集均作張渾從改

白居易刑部尚書致仕七十四所謂七人五百八十四者是也又續會者二人李

元爽洛中遺老一百三十六歲僧如滿九十或又云狄兼謨秘書監盧貞河南尹二人以年未七

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宋至道九老則集于京師張好問太子中允

李運太常少卿八十九宋祺丞相七十九武永成廬州節度副使七十吳僧贊寧八十魏石鄆州刺史

七十楊徽之諫議大夫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七李昉故相七十然此集竟不成至和

五老則杜衍丞相王渙禮部侍郎九十畢世長司農卿九十四朱貫兵部郎中八十八馮平駕部郎中

八十時錢明逸留鑰睢陽為之圖象而序之元豐洛陽耆英會凡十

有二人富弼丞相文彥博丞相席汝言司封郎中王尙恭朝議大夫七十

六趙丙太常少卿劉几秘書監馮行己衛州防禦使七十五楚建中天章待制七十王

謹言司農卿七十三王拱辰檢校太尉判大名府以家居洛願寓名會中七十一張問大中大夫龍圖直閣七十司馬光

端明學士兼翰林學士六十四用唐狄兼謨故事溫公序之圖形妙覺僧舍其後又改

為真率會云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歷六年集于南園郎簡工部侍郎七十七

范銳司封員外張維衛尉寺丞九十七劉餘慶殿中丞九十二述之仲父○毛本張本

周守中大理寺丞九吳琰大理寺丞七十時太守馬尋主之胡安定教授湖

學為之序焉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為盧革大中大夫八十二黃挺奉議郎八十二

程師孟正議大夫集賢鄭方平朝散大夫閻邱孝終朝議大夫章帖蘇州太守

徐九思朝請大夫徐師閔朝議大夫崇大年承議郎張詵龍圖直學七十米芾元章

爲之序焉

紇石烈子仁詞

開禧用兵金人元帥紇石烈子仁領兵據濠梁大書一詞於濠之  
倅廳壁間詞名上平南卽上西平之調云薑鋒搖螳臂振舊盟寒  
特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百張本作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  
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  
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子仁蓋女真  
之能文者故敢肆言無憚如此

讀書聲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  
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  
窗讀書吾伊聲蓋善讀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  
初參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

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選舉子凡  
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爲無  
助焉

### 劉長卿詞

劉震孫長卿號朔齋知宛陵日吳毅夫潛丞相方閒居劉日陪午

明本毛本作  
五從張本改

橋之游奉之亦甚至常攜具開宴自撰樂語一聯云入則

孔明出則元亮副平生自許之心兄爲東坡弟爲欒城無晚歲相  
違之恨毅夫大爲擊節劉後以召還吳餞之郊外劉賦摸魚兒一  
詞爲別末云怕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毅夫爲之揮淚  
繼遣一价追和此詞併以小匳侑之送數十里外啟之精金百星  
也前輩憐才賞音如此近世所無

### 慶元開元六士

慶元間趙忠定去國太學生周端朝張衡徐範蔣傳林仲麟楊宏

中以上書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開元間丁大全用事以法繩多  
士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興周曾唯師孔陳宗  
正學亦以上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士譽悉上春  
官并擢高第時議或有異論既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曾屢遭黜三  
公者相繼召試居言路出藩入從咸淳癸酉間聲伯自海閩召爲  
從官翰苑與權自閩帥擢秋官居鎖闥器之起家知廬陵兼倉節  
毛本張本作部是歲六月正言郭閫劾器之云虛名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  
以服人又云黃鏞僞儕六士遂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  
不敢謁學畏軍不敢閱武暨綰郡符復兼庾節恠誕仍不可枚數  
矣越宿陳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  
徒竊虛名倘公議有及於斯雖頃刻難安於位比觀諫坡造膝之  
抨彈斥去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孤蹤但首發虛名之  
誤世上係國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

明本毛本作  
行從張本改

辭色蓋亦謂忝

聖訓卷二十一  
四  
論思之數將使自知進退之謀欲乞特畀閑廩以穆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是求去非朕攸聞劉聲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言職者亦再云直言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轉喉觸諱者語之窮安能逆料惟茲吉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如此今指其兩郡之政謂之非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自實虛自虛人品固難於概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委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而陳疏至四五且引書讀張本作讀下同之嫌御批云卿以不必疑之言而申必欲去之請如國體何前詔謂虛名實德各有所指蓋盡之矣書讀引嫌勿書可也何以去爲於是侍御陳堅節夫多官陳過聖觀共爲一疏乞申論三臣各安職守而黃戶書萬石陳兵書存常戶侍懋曹禮侍孝慶倪刑侍曹高工侍斯得李右史珏文左史復之共爲一疏調停之久而方定知大體者殊不然之事久

論定虛名實德於人亦可概見矣

文臣帶左右

紹興以來文散階皆帶左右字以別有無出身惟嘗犯賊者則去之劉岑季高得罪秦氏坐賊廢後復官去其左字季高署銜不以爲愧也孫覲仲益亦以賊罪去左字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朝奉郎乃始署銜淳熙中因趙善俊奏又例去之吳興有王孝嚴行先居城西俗稱爲王團練宅蓋將種也以鷓冠登壬辰科沾沾自喜以帶左字爲榮時施士衡得求因忤魏道弼坐賊失官素負氣殊以不帶左字爲恥而有詔盡去之鄉人嘲之曰快殺施得求愁殺王行先

馬梁家姬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一旦馬生殂姬出梁



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卽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憮然不樂無幾梁亦死焉人尤無損之謔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 山獼治箭毒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獼者不知出於何時謂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止見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獼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獼無偶抱木而枯峒獼尤貴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或得殺死者功力劣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術之士售僞以愚世人者類以鼠璞猴胎爲之雖殺死者亦未之見也周子功嘗使大理經南丹州卽此物所產之地其土人號之曰插翹極爲貴重一枚直黃金數兩私貨出界者罪至死方

春時姦女數千歌嘯山谷以尋藥挑菜爲事獺性淫或聞婦人氣必躍升其身刺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土人驗之之法每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卽趨然而動蓋爲陰氣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僞也

###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問前輩云說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

四

初四十三  
二十二日

三

初三十二  
二十一日

八

初八日  
十七日

九

初九日  
十八日

五

初五十四  
二十三日

一

初一日  
十九日

二

初二十一  
二十日

七

初七日  
十六日

六

初六日  
十五日

張本第一行爲第三  
行第三行爲第一行

張功甫豪侈

張鑑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真有挾飛仙遡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枝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數百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

謫象臺而殂

台妓嚴藥

天台營妓嚴藥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  
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  
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是梨  
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  
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  
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  
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  
露玉盤高瀉蛛忙鵲嬾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  
期指張本天上作在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饋  
贈之而歸其後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  
嘗與藥爲濫繫獄月餘藥雖備受原本毛本無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

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况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邪藥答云身爲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藥略不構思卽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閒字義

閒隙之閒讀若艱謂有容可入也閒隔之閒讀若諫謂入其閒而

隔之也閒暇之閒讀若閑謂其閒有容暇也閑有防義或毛本張本作故借

作閒非正字也季布傳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謂侍於天

子閒謂事務之隙也劉賈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顏毛本張本作類註

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漢書無音史記閒作去聲張良傳嘗閒從容步遊

圯上漢書無音索隱閒閑字也陳平傳身閒行仗劍亡渡河音義閒紀原本毛本

作絕從張本改間反

### 舟人稱謂有據

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造帆曰歡以牽船之索曰彈平聲子稱使

風之帆為去聲意謂吳原本毛本作吾從張本改諺耳及觀唐樂府有詩云蒲帆猶

未織爭得一歡原本毛本作般從張本改成而鍾會呼捉船索為百丈趙氏註云百

丈者牽船箴內地謂之笄音彈○笄原本毛本作宜從張本改韓昌黎詩云無因帆江水

而韻書去聲內亦有扶帆切者是知方言俗語皆有所據陸放翁

入蜀聞舟人祠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攤錢之語亦此類也

張仲孚

完顏亮敗盟寇蜀主將合喜孛堇張仲孚副之先是吳氏守蜀時專用神臂弓保險孛堇曰昔我軍皆漠北人故短於弩射今軍士多河南北人何不習閱以分南人之長遂擇五千人晝夜習之一日設射於石岩下張宴以第其中否岩皆如粉飛墜酒酣問仲孚曰果何如仲孚實秦相陰遣雖吳氏兄弟亦不知其謀每欲勦其族故金人信之不疑仲孚欲散其謀於是繆謂孛堇曰用中國人集長兵固善第虞一旦反噬則恐無以制之耳且我每僉中原兵常制以女真正慮此也孛堇聞其說甚恐乃漸散之自後和好旣成蜀備久弛有以吳璘無備告堇請勁騎數千先事長驅而入者仲孚爲蜀危之又謂孛堇曰自四太子時猶不得蜀設不如意出危道也堇又爲之止其後璘下秦州取德勝所至降附其力爲多時王瞻叔駐綿州總餉事王剛中爲制帥治成都瞻叔請遣重臣

鎮蜀時虞雍公方奏采石功遂以兵書開宣幙虞知仲孚不忘

毛本張本

誤作忠本朝欲顯招之乃以王爵告命使持與之仲孚乃徑自屯所歸

於虞既而雍公捨險出兵平地一戰而敗喪將校七十二人凡吳

璘所下州郡不能撫有及致金人責免敵錢故所在皆叛而仲孚

屢毛本張本皆缺一字爲畫策亦不見用中原之民以爲誤己大怒因不復信

之以至於敗云

### 隱語

古之所謂瘦詞卽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釋云隱也人

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

照集則有井字謎自此雜說所載間有可喜今擇其佳者著數篇

於此以資酒邊雅談云 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

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

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 木玷云我本無



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 日謎云畫時圓寫時方寒時

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

謎 染物霞頭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毛本作塵張本作纏縛

見姓自分明 持棋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

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 字點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

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不見在村裏市頭不見在市

頭 印章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時滿面紅妝常在

風前月下 金剛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

不足畏也矣 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

又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拄杖云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 木屐云可以託六

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

蹴踘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墨斗云我

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 打稻耨云天  
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夾註書云大底不  
曾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知得大底事須去仔細問小底  
元宵燈球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  
下 日曆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  
手指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 水中石云  
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爲小兒顛門 手巾云八尺  
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 接果云斫頭便斫頭  
却不教汝死拋却親生男却愛過房子 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  
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長統君實新來轉一官司馬遷門狀送還王介  
甫謝安石路公身上不曾寒溫彥博又有以古詩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  
傾無紀八千兵散楚歌聲無絃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稍羞向東吳再起兵  
面無然此近俗矣若今書會所謂謎者尤無謂也

趙涯

理宗初郊行事之次適天雷電以風黃壇燈燭皆滅無餘百執事顛沛離次已而風雨少止惟子階一陪祠官雖朝衣被雨淋漓而儼然不動理宗甚異之亟遣近侍問姓名則趙涯也時爲京局官未幾除監察御史

書種文種

裴度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特易文種爲書種耳練兼善嘗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堂蓋兼取二公之說云

溫公重望

坡公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京師之貪汗不才者

人皆指笑之曰你好箇司馬家文潞公留守北京日嘗遣人入遼偵事回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物扑之云汝司馬端明邪是雖夷狄亦知之豈止兒童走卒哉宣和間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爲優戲上作參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箇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箇司馬丞相是知公論在人心有不容泯者如此

### 陳孝女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嘗受勇爵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家粗給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爲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攜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攜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衆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旁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

聖訓卷二十一  
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月當丁丑仲春女子忽謂其父  
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煙將爲湖山遊能乘  
此機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攜  
酒飲旁舍女悲泣不已久之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  
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  
此所以痛也言與泪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蹠踊呼號聲振林木久  
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鄰斂而耐於母塚之旁云嗚呼  
古有曹饒二娥焜燿史冊著爲美談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  
至孝抱塚泣死視前修爲原本毛本無修爲二字從張本補無愧矣因詳著以俟傳忠  
孝者

齊東野語卷之二十

## 齊東野語後序

愛憎出乎一時之見是非定於千載之下紀事之難尙矣宋周公謹齊東野語一編多載南渡以後時事據其耳目聞見與實錄互有同異予得而細閱之中間可喜可愕可慨可懲處殊甚卽欲壽梓與遠識者評之客有見而言曰是編文辭辯博甚善顧所書符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父若唐陳之隙生母之服則晦庵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刻則請去數事何如予爲之憮然夫一時之見未定固也千載之下猶有所顧忌而弗之敢承是非於何而始定哉瞽瞍頑嚚鯨以殛死述典謨者略不爲堯舜諱假令今作周孔傳則於命管蔡評魯昭諸篇悉削除不錄矣自非聖人誰能無過昔人不以一眚掩大德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觀過知仁是已嘗怪實錄一朝臣相列傳多就其家取行狀碑銘贈記贊述稍加粉

飾卽爲直筆夫卽文字之褒揚儘士夫之稱述則其人品制行皆古聖賢之所不能爲者而獨爲之而聖賢光明俊偉事業獨不見於後世豈非紀事之不足憑哉客不能難爰命工刊成掇其語廁之末簡正德十年孟夏月吉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鳳陽府知府耒陽胡文璧書

## 齊東野語後序

士君子之述作不關於世教無益也杲嘗觀宋周公謹齊東野語所錄首之以淳熙之政見阜陵足以有爲而忠臣孝子之心庶幾其歸也次歷富平淮西符離諸篇則當時事勢誠有可爲流涕長太息者矣大抵宋季士夫議論多而成效少小有得失彼此相軋若聚訟然是知國勢之不競不當專責之秦史賈韓輩也故是書正以補史傳之缺不溢美不隱惡國家之盛衰人才之進退斯文之興喪議論之是非種種可辨闡幽微於既往示懲勸於將來其有裨於世教也豈小小哉嗚呼公謹之用心可知矣下至詞章技藝之屬靡不具載譬若俞綏藥籠中物無一不切中膏肓殆非皮膚孟浪語也顧傳寫既久魚魯滋多我郡伯石亭胡公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命杲姑鋟諸梓將與有志於世教者共訂焉嗚呼



我公之用心又可知矣僭述諸後以志歲月正德乙亥歲孟夏之  
吉直隸鳳陽府臨淮縣知縣臨安盛杲書

右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撰密字公謹先世濟南人其曾祖扈從南渡遂家吳興淳祐中嘗官義烏令宋亡不仕終於家密所著書有癸辛雜識武林舊事澄懷錄浩然齋雅談雲烟過眼錄志雅堂雜鈔蠶洲漁笛譜及是書皆有傳本雅爲士夫所重愛近烏程蔣汝藻又得宋槧草窗韻語爲人間孤本世所未見洵異書也是書自明正德十年末陽胡文璧重刻後商維濬刻癸辛雜識於稗海誤以此書爲前集而刪去其半毛子晉得舊本重刻其書始完故四庫以毛本著錄錢塘丁氏藏書志則謂毛氏所據卽正德刊本頃從繆藝風借得元刻本雖經明代補版不無訛誤與毛本對勘其中如第八卷齋不茹葷必變食條引莊子成玄英注而毛本誤爲鄭玄第九卷李全條荀夢玉毛本誤荀爲荀十四卷巴陵本末條安吉州毛作吉安州二十卷耆英諸會條述之仲父毛作述仲之父略舉數則皆元刻不誤而毛本大謬者復檢正德本校之

悉如元刻則子晉所臆改明矣張氏學津討源重刻是書已加校  
正所據何刻未道其詳然上列數字悉如毛誤且所改之字是非  
雜見並有不若毛者茲編悉依元刻而以毛本張本異字刺註行  
間有實見爲補版之誤者則從改之其正德本有胡文璧盛杲二  
序並錄附於後又三本均誤查檢舊籍可得左證者亦爲僭改惜  
存疑之字尙多所學謙陋不足一一訂證則滋愧焉戊午七月新  
建夏敬觀校竟謹識

(80563)

齊東野語  
四冊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國難後第二版

本書減去售價一角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國家圖書館



002875493